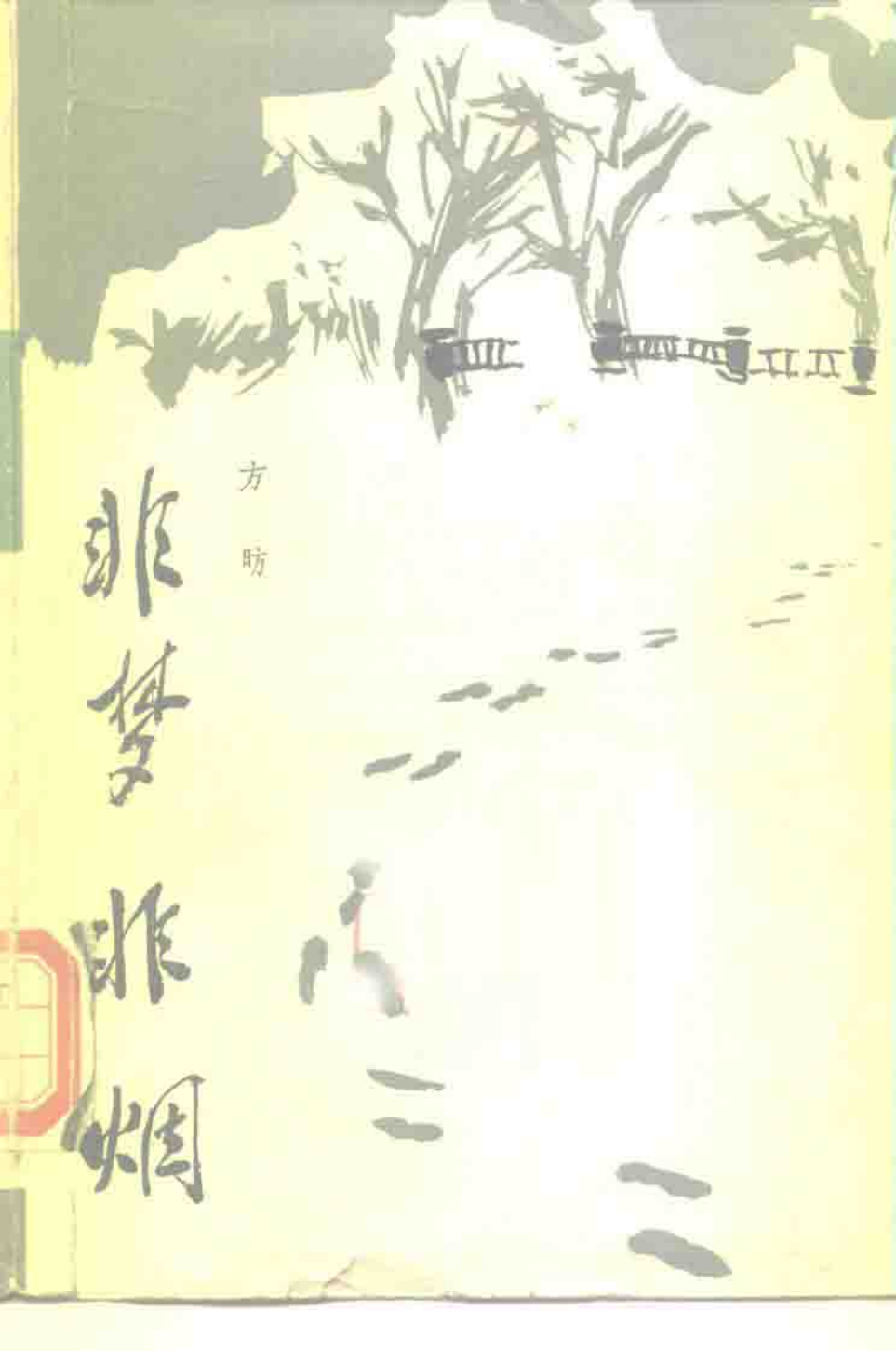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方
昉

非
夢

非
烟



非梦非烟

方 盼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

内 容 说 明

飘飘的大雪，寂寂的长街，故宫的角楼，筒子河边的枯柳，和在漫天飞雪中默默独行的姑娘，都使人有苍凉孤寂之感！

这是本书的开头，它把我们重新带到那有如恶梦缠身的疯狂年代，重睹了那“史无前例”的残酷现实……

在作者已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逝去的年华》里，我们曾见过这位在雪中独行的姑娘苏凌和她的一群同伴们，那是文革前期的事，在几度风霜之后，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？

作者以充满激情的文笔，描写了这群年轻人在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前后曲折艰难的经历，也以诗情画意的笔墨，描绘了他们动人的风采，鲜明的个性，生生死死的爱情，……

文字细腻清新，我们读着它，就象掀开了历史帷幕的一角，仿佛又听到了深沉历史的回声。……

责任编辑：王鸿谟 杨植材

非 梦 非 烟

Fei Meng Fei Y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6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9 插页 2

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5,300

书号 10019·4146 定价 3.25 元

鹅毛一样的大雪，在空中静静地飘着。灰色的房屋，古老的小巷，宽阔的长街，都被漫天飞雪点染成银白色，放眼望去，真是漫天漫地皆白。

街上静悄悄的，行人很少，也听不到什么声音，似乎这无边的大雪遮住了城市的喧嚣。整个宇宙都显得那么静，那么深邃，这境界好象只有在童话里才有。

已经到了下午时分，雪依然在下。

一辆天蓝色的无轨电车，缓缓驶进了沙滩车站。车上的乘客寥寥无几，车停以后，只有一个乘客下了车。

那是一个年轻的姑娘，她下车以后，向四周看了看，便迈着急行军的步子，沿着人行道向西走去。

她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蓝色棉制服，身上背了个绿色的帆布包。头上戴着一顶五十年代流行的蓝色棉帽子，帽檐儿压得很低。一个白色的大口罩遮住了她的脸，使人无法看清她的模样。

飘飘扬扬的大雪，笼罩着她那孤独的身影。她匆匆忙忙地走着，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大雪和严寒。

当她走到北池子大街北口的时候，却陡然停住了脚步，用手摘下了头上的帽子和口罩，神态痴痴地望着故宫的角

楼和雪中的景山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随即默默地笑了。

她大约只有二十几岁，面容端庄秀丽。两条乌黑的辫子，蓬蓬松松地垂在胸前。那清秀的眉眼，瓜子形的面庞，似乎都蕴藏着姣好的青春气息。只是，她的神情有些疲惫，她大约走了很远的路，看得出来，她累了。

白色的雪花，带着沁人的凉意，悄悄落在她的头上、身上。她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，用手拂了拂飘到脸上的雪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，便转身向北池子大街走去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迎面而来，因为雪大路滑，所以她骑得很慢。那个走路的姑娘正好和她走了个对面，那人一见她便愣了一下，随即跳下车来，脸上带着诧异的神色叫道：“哟！是苏凌吗？”

苏凌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，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她定了定神，才看见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竟是她在大学时的同学沈凝之。

她推着一辆红色的新自行车，脚上穿着松紧口的皮靴子，身上穿着小羔皮大衣，头上戴了个草绿色的毛线帽，衬托着她那又红又胖的圆脸，显得色彩十分鲜明。

她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容，打量着苏凌的神色，嘻嘻哈哈地笑着说：

“少见！少见！我们真是有缘。怎么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苏凌简短地回答。

沈凝之似乎没有注意苏凌的冷淡，她站在苏凌面前，用惊异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她那身打扮，大惊小怪地叫着说，

“哎哟！我的天！你大概刚下火车吧？瞧你这身打扮，真应该去照一张相！”

“这主意不错，回头我就去。”苏凌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。

“天哪！你可小心点，别把相机镜头给炸了！”

“不至于。”

“你真的是刚下火车，还没回家？”

“你的眼力不错，是刚下火车，瞧，我身上还带着大漠的风沙。”苏凌说着，看了看沈凝之，微微地一笑。

“大漠的风沙。”沈凝之脸上带着不以为然的神色，摇了摇头。“我看你应该赶紧洗个澡去。”

“对，是应该。”

苏凌的回答很简短，这使沈凝之觉得有点尴尬，但她不想就走，便又搭讪着问道：

“哎，听说你们这批人要重新分配了，是吗？”

“可能。”

“不过，你也别太乐观。前几天我在街上碰见唐之瑶了，他们比你们早回来十几天。我问他有分配的消息没有，他说没有。”

“不可能没有，只是迟早问题。”

“对对！可能小唐不愿意对我讲。哼！小唐那个德行样儿大了！对了，那天他是和体院那个二百五杨春山在一块。我好心好意劝他找找门路，他仰着脸根本不理我。我问他你们在农场的情况，他只是淡笑了一声，说没什么可说

的。哼！什么叫没什么可说的，你们不是离得不远吗？”

“离得不远也不经常见面，是没什么可说的。”苏凌想象着唐之瑶说话时的神态，情不自禁地笑了笑。

“唉，甭提他了。真的，你们几位怎么样？张攻、湘月、韩明、刘歌他们都好吧？”沈凝之说话就象连珠炮。

“都好。”苏凌懒懒地答应着，显得有点心不在焉。望着沈凝之那圆滚滚的身材，和她那胖胖的、保养得很好的脸蛋，她只觉得厌烦。怎么偏偏碰上了她？她们过去虽然是同学、朋友，但早已走了不同的路，往日的友情早已随着岁月消失了。她们的关系早已很淡漠，不，可以说两年多以前，她们就无任何来往了，不知她今天何以这样满面春风。苏凌默默思忖着，打量着沈凝之的神色，淡淡地问道：

“下这么大的雪，你到哪儿去？”

“唉，我的小二病了，她奶奶忙不过来，我要上她奶奶家瞧瞧去。”大概是想到了孩子的病，沈凝之皱了皱眉。

“小二？都两个了？”苏凌诧异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可不，我这两孩子同岁，正月生老大，十二月份生老二，哎哟，可累死我了。”

“你可真了不起，一年生两个孩子。”苏凌笑了。

“咳！这算什么出息。”沈凝之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，看了看苏凌又问道：“你怎么样？有朋友了吗？听说你现在和张攻不错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你的耳朵可真长，不错就是不错，有什么真假。”

“傻瓜，那就应该抓紧机会把关系定了。我告诉你，这

回林秃子一完蛋，张攻的爸爸说不定要回来了，他那么高的级别，将来你住房不成问题，工作也不成问题。我想大概你爸爸也该回来了，那……”

“那真是门当户对。”苏凌不等沈凝之说完，便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对呀，就是呀！现在的形势真是瞬息万变。我说，你将来如果得了意，可别忘了老同学。真的，别忘了！”

“我要是得不了意呢？”苏凌笑了。

“苏凌，你还是老脾气。”沈凝之也笑了。

苏凌不想再和她多说什么，便看了看表说：“我该回家了，再见吧。”

“再见，回头有空，我去看你。”沈凝之说着和苏凌握了握手，便上了车。

望着她的背影，苏凌叹了一口气，便转身往回家的路上走，但心里很懊丧，觉得自己的兴致都被沈凝之破坏掉了。

洁白的雪，泛着清冷的银光。大片的雪花，无声无息地飘着。地上的积雪已经很深了，一踩上去便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声音。望着皑皑的白雪，寂寂的长街，裹着银装的老树，多少往事一齐涌上心来……

啊！这条路她是多么熟悉啊！过去，她曾千百次从这条路上走过，她熟悉路旁的每一棵树，便道上的每一块砖。望着它不知道为什么使她想起了儿时的嬉戏。小时候，她曾在那棵老树下拍皮球，跳猴皮筋儿，一面跳一面高兴地唱着：“马兰开花二十一，……”春节时，她曾和小朋友在一起

提着红绿色的纸灯笼，笑语声喧地在街上逛来逛去。那红色的小蜡烛，在寒风中摇曳，那各种形状的灯笼被蜡烛的光一照，显得红得更艳，绿得更浓，就象一片五彩缤纷的彩球，花团锦簇地在街上浮动。那时候，她那童稚的心灵里，充满了喜悦……可惜，时光不会倒流，那种日子已经一去而不返了。

是啊！节日的红灯，庆祝的鞭炮，霏霏的春雨，幽香的槐花，凉爽的秋夜，似乎都和这条街紧密相关。不，确切地说，是这条街和她过去的生活紧密相关。可是，那一切一切似乎都离她十分遥远，十分遥远了。

啊！那象噩梦一样的“红八月”，拦腰斩断了她过去的生活。她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，几年来，象浮萍一样在茫茫的人海里漂……

两年多以前，她和一些同学一起去了农场，在那段时间里，除了劳动以外就是政治运动，很难系统地学习什么。更何况她身上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，那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。不过，她走过来了。因为她虽然身处逆境，对未来却没有丧失信心。她自励、自勉，努力挣扎。当然，也有信心不足的时候，不过，她没有想到，又一个历史的浪头，使她的命运又发生了变化。在林彪覆灭后的第一个冬天，她便和同学们一起重新回到了北京。她激动、兴奋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在火车上，大家那股欣喜若狂的劲儿，闹得她心神不定。她不想多说话，只觉得心急似火，恨不得一步便跨进

家门。

然而，一想到“家”，她的心便颤栗了。因为她所谓的“家”里，除了她的姑姑苏惠文之外，早已风流云散。奶奶和表姐皎皎，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里离开了人世；父亲羁押在狱，连下落也没有……一想这些事，她便觉得五脏六腑都在流血。她担心家里人出了意外，离家越近越觉得惶然，脚步也就更加慢了。

想到刚才和沈凝之意外的相见，她不由得十分感叹。记得在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，她们曾是形影相依的好朋友；可是，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一来，她们便分道扬镳了。想起在运动中，沈凝之那冷冷眼神，苏凌从心里发出深深的叹息。而现在她为什么一变过去的态度，对人又热情起来了呢？也许是因为形势又变了吧。苏凌想到这里，觉得这位老同学真叫人捉摸不透，便干脆不去想她了。

她迎着漫天飞雪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一面走，一面左顾右盼，似乎在寻觅什么东西；也许，是在寻觅童年时代的影子，和逝去的欢乐吧？

当她走到一棵老槐树下时，便停住脚步，回头望了望身后雪地上那两行深深的脚印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心情激动地走到一个小门前，用颤抖的手，推开了虚掩着的街门……

二

火炉上的饭锅，冒着白色的蒸气；锅里煮的稀饭，早已熟了。苏惠文神情枯寂地坐在火炉旁的凳子上，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。

这个小院子里只住了两户人家，一家是苏惠文，住着两间小小的西房。另一家，他们是运动中搬进来的，只有三口人，老两口带一个外孙女。那时候，苏惠文的哥哥苏晓村，已被“打翻在地，又踏上一只脚”了。所以，搬进来的这家人，一下子便成了这个小院子里的主宰和上帝。

特别是那位瘸老太太，她长着一个胖胖的大柿子脸，一进这院，便象母狮子一样发威，闹得苏惠文一见了她就犯怵。

她怎么能不犯怵呢？这老太太的女婿夏卫青，是苏晓村单位的造反派头头。听人说：他本想让老岳母独霸这小院，也许因他本人占房太多了，或其它什么原因，才没将原房主赶出去。

院子里一片破败景象，除了北房和这两间西房之外，其余的房子，都早已在雨季中塌了。由于长期没人管，房子上的木料、门窗，都早已不翼而飞，剩下来的，只有断瓦残砖和一丘黑土而已。如今，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，倒象乱葬岗上无主的坟。

在塌了房的地方，已经长了一尺多高的荒草，随着严冬的到来，它们早已枯黄衰败，漫天的飞雪时时降落在它们身上，但它们似乎努力挣扎着，在北风中可怜地摇曳。看见它们，苏惠文不知为什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，觉得自己的处境实在并不比它们好。她甚至不敢想自己是怎样熬过了这些艰苦岁月的。是啊，如果不是有好心的邻居徐奶奶一家的照顾，她恐怕真活不到今天了。不过，她对生活并未完全绝望，那是因为：在最近的几个月里，发生了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，在她那伤痕累累的心田上，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，那便是林彪的死……

这意外的消息，给了她那么大的震动，也使她更加虔诚地相信“恶人终有恶报”了。从那以后，她一直心情激动地期待着什么。社会上各种小道消息很多，她隐隐约约地感到还要发生什么事，她觉得在狱中的哥哥大概将要回来了。然而，两三个月过去了，并没有发生什么事，她渐渐有些失望了。

唉！这是个是非颠倒的年月。林秃子倒了好几个月了，可柿子脸一家还是那么耀武扬威。在这几年当中，她不但把原来的街道主任硬挤了下去，自己当了权，而且，把做街道工作多年的徐奶奶，也给“罢”了。现在，真是她一跺脚，这条街都发颤。

去年，柿子脸那唯命是从的老头儿死了，可是，没看见她伤心落泪。老头儿一死，她仿佛更有了精气神，每天拉着长声，不是念“语录”，便是骂人。柿子脸的女婿夏卫青呢，

还是那么得意，汽车来汽车去，一点儿也看不出败相来。

这使苏惠文有些不安，因为她清楚地知道，夏卫青就是她哥哥苏晓村专案组的，是他，倾注了全力把苏晓村送进了监狱。如今夏卫青还是身在其位，那么哥哥大概便很难出来了。一想这些，她便觉得浑身冒火。特别是今天，北屋的柿子脸在给她的外孙女办满月。一早起来便人来人去，在屋子里摆开了酒席，夏卫青咋咋唬唬地出来进去，苏惠文看着很不顺眼。而那些“七个巧哇，全来了哇”的喊叫声，更使她发烦。直到下午，客人陆续散了，小院才安静下来。但苏惠文不知为什么觉得很累，就象她自己吃了半天酒，直着脖子喊了半天一样累。

唉！等着吧，等着吧！什么事总有个完。她心里默默地想着，扶着拐杖站起身来，她想活动活动，因为她觉得屋子里太冷了。

正当这时，屋门“砰”的一声开了，她一抬头见一个姑娘快步迈进门来，不由得愣了一下。再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苏凌，她高兴得一下子呆住了。

“姑姑！”苏凌高兴地叫着，拉住了苏惠文的手。

“哎哟！我的姑娘，这不是做梦吧？”

“不是梦。”

“你怎么悄悄的就回来了？事先也不来封信。”

“我想叫您意外地高兴高兴！”

“是真的回来了？还走不走？”

“不走了，我们要重新分配工作。”

“哎呀，我的闺女，这回可好喽！”

苏惠文紧紧拉住侄女的手，满是笑意的脸上却老泪纵横。她怎么能不难过呢，她的年岁一年老似一年，而身边的亲人，却越来越少了。她的皎皎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她，母亲也永远离开了这个人世；妹妹的无情令她切齿，而她那唯一的哥哥却被关在监狱里，连生死都无从知道。自从苏凌离家以后，苏惠文就觉得自己仿佛掉进一个黑暗的深渊里，再也爬不上来了。她拖着半瘫的身子，扶着根拐杖，走她在人世上那最后的行程。

现在，看见苏凌回来了，她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娘儿两个互相看着，互相打着岔，抢着问别后的事。苏惠文忽然把拐杖用力在地上顿了顿，看着苏凌，神情激动地问道：

“凌凌，林彪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，我们传达了。”

娘儿两个刚说到这里，忽然听见一阵吵嚷声，苏凌一愣，苏惠文脸上却带着不屑的神色，冲苏凌撇了撇嘴：

“那是北屋柿子脸家，整天这么鸡吵鹅斗的，真烦死人了。”

“他们家里怎么样？柿子脸的女婿还那么得意吗？”

“你说夏卫青啊？还那个样。”

“哼！靠害人往上爬的人，迟早得摔下来！”

“她大姑在家没有？”门外一个苍老的声音咳嗽着。

“徐奶奶！”苏凌高兴地叫着，忙着推开房门一看，真是徐奶奶来了，便高兴地拉着老太太的手，连连感谢他们全

家对苏惠文的照顾。

老太太看见苏凌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她絮絮叨叨地说：

“唉！听见这院里又吵起来了，我不放心，来看看你姑姑，没想到你回来了。”徐奶奶说着坐在床上，又急急忙忙地问道：“凌凌，你们听说林彪的事了吗？”

“传达了。”

“你说他怎么这么坏呀！他可把人折腾苦了！该！这回叫他还折腾，死得这个干脆，这个彻底！”

苏凌笑了，她说：“奶奶，可惜他死得太晚了，如果早死几年……”

“早死！”徐奶奶把眼一横，“早死便宜他了！他要不这么折腾，早早地死了，还不知道他坏呢！”

苏凌笑了。徐奶奶忽然又悄悄地说：

“你爸爸这回大概也该回来了吧？”

苏凌凝视着窗外灰茫茫的天空，沉吟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该回来了。”

“咳，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！”徐奶奶愤愤地提高了声音，“这日子真没过头儿，咱们招谁惹谁了？”

苏惠文那满是皱纹的脸上，露出不安的神色，她慌忙往窗外看了看，摇手说：

“大妈，小声点儿，让柿子脸听见……”

“你不用那么怕她！”徐奶奶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，她向窗外翻了翻眼睛，“你们北屋这家邻居，真可恶透了。苏凌奶奶活着的时候管她叫‘坐探’，一点儿都不屈。可也真邪

了门啦，现在，她不光欺负你们家，还想独霸街道，柿子脸这个成色，竟然当了街道主任。咱们这条街快摆不下她啦！哪儿都有她！别看她那两只倒倒脚瘸啦吧唧，哪回查户口都有她，不是这家不好，就是那家可疑。我孙子在乡下插队的时候，干活摔断了胳膊，在北京住了好几个月医院，刚出院，她就领着人催他走，象抓贼一样逼着我们孩子走……真她妈缺了大德啦！我不怕她，我就跟她吵！”

“哟！多多摔断了胳膊，他在哪儿？”苏凌吃惊地问。

“回农村去了。她天天来查你，呆着也不安心哪！”苏惠文叹息着。

苏凌又问：“他好了吗？”

“好也算好了，可是回去也干不了重活了。大队、医院都有证明，同意往回办，可就是这边街道卡住了。这个柿子脸，她浑身冒坏水！”徐奶奶说到这里，摇了摇头，叹息地说，“难哪！唉，不说了，一提这事心里就堵得慌。”

苏凌望着徐奶奶满头白发，觉得她比两年前苍老了许多，心中觉得十分黯然，安慰说：

“奶奶，您甭着急……”

“哎哟！这是谁说话呢？是凌凌回来了？”

苏凌一听，是徐奶奶的儿媳楚桂英的声音，便忙答应着迎了出去。楚桂英一把攥住她的手，嘻嘻哈哈地笑着进了屋子。她的爱人徐鸣也随后进了屋子。

“哎哟！凌凌，可想死我了！这回回来不走了吧？”楚桂英亮着嗓门，大声大气地问。

“不走了。”苏凌说。

“好哇，太好啦！这日子有盼头啦！”楚桂英大声笑着。

“你小声点儿，这院可有坐月子的。”徐鸣笑着，皱了皱眉。

“呸！”楚桂英小声啐了一口，咬着牙低声说：“她坐月子，我连大声说句话都不行了，我就不信邪！”

“你可别忘了，柿子脸的闺女是运动中当的警察。”徐鸣成心逗气儿。

“不开眼！”楚桂英用二拇指狠狠戳了徐鸣一下，转身冲着苏凌神秘秘地：“凌凌，甭听他的，你甭怕，我听说她是公安局看自行车的。”

苏凌扑哧一声笑了。徐奶奶却连连叹气：

“唉！这么大岁数了，说话总是不着调。”

“妈，这年头谁说话着调啊？连上头说话都一天一个样儿……”

楚桂英刚说到这里，却听见北屋里一阵人声喧哗，大家都愣住了。

一阵稀里哗啦摔磁器的声音把大家都吓了一跳，大家忙往外看。这时，北屋的房门“砰”的一声开了，一张椅子、两个酒瓶飞到院子里；接着，连盘子带碗，合同盘子里的菜都被扔了出来。

“好小子！你敢摔东西！你欺负我们孤儿寡妇，你个小王八羔子！”柿子脸那悠扬的女高音听起来十分悦耳。

“她怎么又成了孤儿寡妇了？”苏凌听着柿子脸的喊声，